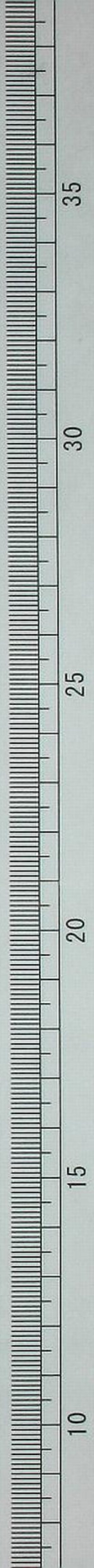


史論奇鈔

四五

413
600
3





1 13  
600  
3

唐宋名家歷代史論奇鈔卷之四

始皇論

蘇軾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二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太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  
 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  
 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  
 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特吾無致亂之道  
 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謂宦之禍如毒  
 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  
 呂疆靈帝時宦者奉公後唐張羨業後唐莊宗為晉  
清忠屢上疏論政王時唐宦者羨  
 業挾拾財賦召捕兵馬意在彼唐閹王二人號稱善  
稱帝力諫知不可止悒悒成疾而卒  
 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  
 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

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頤之禍宦者弘恭石顯漢  
宣時典樞機傾朝  
 敬事持說辨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  
 以中佛人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  
 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  
 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  
 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勝詐稱秦公子扶蘇楚  
一頂燕自立為將軍作亂  
 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一人扶蘇不即受誅而後請  
 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  
 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  
 變法以殊死殊死也為輕典以秦夷誅也為常法人

史論奇劍卷之四



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  
 求無不獲禁無不止執自以為執堯舜而駕湯武矣  
 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秦孝公卒太子  
君反亡至關六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商君曰商君  
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為法之敝一至此  
哉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  
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  
太子丹  
欲刺秦王王環柱而走羣臣皆失度秦法羣臣侍殿  
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節中執兵陳殿下非有詔  
召不得上者急時不及召  
下兵以故卒無以擊軻  
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  
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  
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

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  
 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  
 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  
 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  
 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商君恐  
信法立三丈木於市南門有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  
惟莫敢徙徙日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  
示不  
立威於棄灰者被刑  
刑其親戚師傳  
秦太子  
君曰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  
其傳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積威信之極以及始  
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  
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



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  
 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  
 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  
 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  
 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武帝時巫蠱事作帝疑皇  
 后及太子又有告反者乃  
遣丞相劉屈氂將而伐之太子亦矯制發兵逢丞  
 相軍合戰五日亡至湖自縊而死追謚曰戾太子故  
 為二君之子者扶蘇戾  
 太子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  
 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  
 人主之果於殺者

始皇論二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捥裂與禽  
 獸爭一日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  
 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  
 生也是以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  
 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  
 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  
 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  
 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  
 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  
 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



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迤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迤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

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指其手



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于詐也悲夫

始皇論

蘓轍

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污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強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能自有聖

賢之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強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蓋自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一世而得湯自湯八世而得太戊自太戊十二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當是時雖有強暴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諸侯亡者已十八矣自文武成康以來三十有二世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威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及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強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威文復生



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基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指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說見秦論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文之事乎割裂海內以封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富貴

之上十數年之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於其名而昧察其勢也哉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勢之所去不可以強反今秦之郡縣豈非勢之自至也歟然秦得其勢而不免於滅亡蓋治天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徭賦省刑罰黜奢尚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項籍論

蘓洵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



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

秦將爭一旦之命項籍與秦將章邯王離爭鉅鹿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雍丘之戰項梁執李由而有驕色時章邯擊楚軍于定陶大敗之斬項梁乃輕楚而北渡河擊趙而良將勁兵盡于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



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  
 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  
 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  
 曰虎方捕鹿喻章邯圍趙 鹿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  
 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鹿明矣喻項羽入秦章邯軍  
 志所謂攻其必採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秦二將必  
 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  
 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  
 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  
 趙而破魏齊宣王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  
不利韓氏請救於齊王謀之田忌曰弗救

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吾深結韓  
 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齊王曰善使  
 田忌等將之救韓趙義帝以宋義為上將軍  
 以擊魏大敗之馬陵魏為次將有矯殺代之  
 號知兵殊不達此也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義至安陽  
十六日不進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  
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  
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 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  
 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  
 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亮留關羽守荊州敗巴  
州收以亮為 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  
 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  
 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



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  
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指足如劍門者而後  
曰險哉今天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  
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  
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  
也太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項羽論

楊時

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為我  
擒常以為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  
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矯亂其民天

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飢  
者之嗜食不必黍稻梁而皆可以口也項籍以閭閻  
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  
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制天下所過燒夷殘滅  
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  
後為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弒義帝  
之名范增嘗說項梁欲立楚後以從民望於是項梁  
未楚懷王孫心立為懷王羽陽尊為義帝迹弒  
之為敵國之資增定此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  
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以秦是也借令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范增論

燕軾

漢用陳平計間陳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稱  
 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  
 骸骨歸卒也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燕子曰增之去  
 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  
 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  
 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  
 人君之度也增者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  
 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  
 時也義帝命宋義為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為項羽所殺陳涉之得民也以項

燕扶燕陳涉初起兵假楚將項燕秦太子扶燕為名  
 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  
 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  
 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  
 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  
 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  
 腐也而後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  
 智安能間無疑之王哉昔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  
 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衆人  
 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



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高帝論

蘇洵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攝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疆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



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  
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  
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  
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窮子抗呂氏佐帝定  
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  
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  
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  
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  
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方  
亞父歟項莊時微噲請議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

謂鴻一且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高祖龍威姬呂后  
門會女弟故有惡噲者曰噲黨呂氏上崩則必見疏時噲婦呂后  
將滅戚氏之屬上聞大怒使陳平斬之時噲出伐  
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  
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  
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  
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  
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毒草名也有毒也使  
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  
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  
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帝欲使平勃斬噲而平畏  
呂后乃執噲請長安則帝



已崩矣故喻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

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呂后崩諸呂欲作亂時呂祿將北軍

呂產將南軍太尉周勃不能主兵平勃使歸前說祿解印以兵投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者有祖為對氏者九祖軍中皆

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

為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

歲之後推埋漢王溫舒傳推埋為殺師屠狗之人噲屠狗賣之

見其親戚乘勢為帝王而不攸然從之耶吾

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弟坤云噲諫羽鴻門與而能守正者豈可以屠狗之雄而遽逆其詳哉燕氏父子兄弟往往以事後成敗據拾人得失類如此

漢高帝論

蘇軾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為之說則用力寡矣

人唯好善而未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

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州莽之中高祖少不事生業壯時為泗上亭長

遂起兵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

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

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為不

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

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二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

為利如此而為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



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益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  
 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  
 得用留侯計僅得之帝寵戚姬生趙王如意欲廢太子而立之羣臣爭之皆不得呂后使人要張良計良致商山四皓為客入侍帝見曰太子羽翼既成難動遂止廢立嘗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為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為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向事戚姬子平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晉獻公殺太子申生而欲立驪姬所生之子奚齊為高帝言及卓子公卒太夫里克殺之事詳見前註

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太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為天子惠帝為臣絳灌之徒罔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為王之利也如意之為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為計不已踈乎或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呂台呂祿呂產之屬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



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  
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告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  
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  
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為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  
心猶未悟以為一疆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  
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趙堯侍高祖高祖  
獨心不樂悲歌羣  
臣不知其故堯進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  
而戚夫人與呂后有卻耶高祖曰然吾私愛之不知  
所出堯曰為趙王置貴疆相及呂后太子羣臣所敬  
憚乃可御史大夫周昌其人也高祖乃召周昌疆行  
為趙王相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  
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漢高帝論

蘓轍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  
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  
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疆諸侯雖銳而皆烏  
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羣盜不習兵  
勢陵籍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  
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儼兵鋒所至  
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  
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畧盡矣然邯以為楚  
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內



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請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慍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喻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詐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漢高祖偽游雲夢議

人有告韓信反者高祖以陳平計發使告諸侯會陳平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至維陽族罪為淮陰族

高參

或曰漢高祖偽游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謂高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滅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合諸侯各朝於方嶽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偽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



擊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取利者少而所失者多昔崇伯之方命祀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右去者蓋以其行偽象恭且有四嶽之舉故也見書堯典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嶽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為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於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相人地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縮悉以叛渙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

入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耻襲侵之事况尤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下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於下而忠孝不達於上王者之澤寔以陵遲自雲夢始矣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

論衡少卷之四



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圯橋進履之時事然亦安知其  
 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  
 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  
 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韜之亡秦之力盛也以刀鋸  
 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  
 有資者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  
 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  
 一擊之間張良使力士提鐵鎗重三百斤以擊始皇于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獲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益  
 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

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益世之才不為伊尹  
 太公之謀而時出於荆軻聶政兩刺客之名之計以僥倖  
 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  
 腆而深抗之子房進履黃石公以足受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  
 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石公期以五更折子房之時事楚莊  
 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  
 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  
 於吳者三年而不勦勾踐為吳所敗棲于會稽使大夫德行成于吳吳王許之勾踐反國乃苦心焦思置膽于坐卧即仰膽飲食每堂膳身自耕作夫人自織抗節下賢且夫有報入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



為子房亦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  
 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  
 素卒然相遇於州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  
 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  
 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  
 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  
 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  
 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立王高祖發怒見於  
 辭色淮陰侯韓信被齊請為假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漢王悟立信為齊王  
 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

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丘虛壯大之意奇偉而其狀貌乃如  
 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曹參論

郤浩

讀漢書見班固贊丙吉魏相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  
 又讀唐書見敬宗以王廷湊之亂恨無蕭曹使中丞使  
 跋扈王廷湊謀反帝歎宰相不才而使跋扈韋處厚曰陛下有斐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夫蕭何相高祖自其起義  
 迄南面有天下恃之如左右手其獨冠乎當時而見  
 思乎異代宜矣曹參既非何比又運籌不如張良將  
 兵不如韓信其間關攻戰之中被七十創而功以成



特一時之事耳其後相惠帝帝富於春秋且承高祖  
棄羣臣之初參日夜飲酒不事事卿大夫羣吏及賓  
客舉知其非而後之君臣猥與何一視而同稱焉其  
故何哉及觀其謝帝之語以謂高皇帝與蕭何定天  
下法令既明其陛下番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  
可乎曾不以前日之隙一毫置胸中於是釋然知稱  
乏者不為過論也何則有隙者私怨也舉事無所變  
更一遵其約束者國事也參始與何善及為將相有  
神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  
代為相國舉事無所  
變更一遵何約束不以私怨敗國事此藺相如所  
以回車於廉頗廉頗與藺相如爭功差位居我上宜  
言見則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

朝稱疾不欲爭列已而出望見引車避匿舍人羞請  
辭去相如曰以秦王之威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  
駑獨畏廉將軍哉吾念之秦不加兵於趙者以吾兩  
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  
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相如之門謝罪卒相驩為刎頸之交而寇恂所  
以郊迎於賈復者也賈復部將殺入寇恂捕戮于市  
復耻歎欲見恂必手劍之恂知  
其謀曰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  
吾安忘之乃勸屬縣盛供具備酒醪復軍入界一人  
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光武帝聞之相引見  
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命之於是並坐  
極歡同參寔能之故心平而識明心平而識明故舉  
重同出參寔能之故心平而識明心平而識明故舉  
之於事何者當先何者當後何者為急何者為緩判  
焉如黑白之在且如此而不以相業聞者未之有也  
且相業之所以成其本有三曰德曰量曰知體而才



智不與焉蓋才者可與有為也而不能不為智者可與有謀也而不能不謀以其必為必謀之心倡之於上而百官有司爭以才智應之於下將以親附百姓百姓且離散矣將以鎮撫四夷四夷且反叛矣將以遂萬物之宜萬物且不得其生成願雖有作之世猶見其害不見其利况于戈甫定之初如疾病方愈之人困於藥石之交攻而求所以補養其血氣甚切者乎若參者可謂賢矣然則繼參而居位者其必出於此乎是又不可何則太后稱制背約而王諸呂產祿顯兵秉政規天畫地日以睥睨神器為心劉氏幾不

復漢於此時惟不為怪而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諸儒問治未知所定有蓋公治黃老言為言清靜而民自定參信之治用黃老術無乃假越人以拯楚溺歟故前乎參者其相如之則國必有外至之憂後乎參者其相如之則國必有內作之患惟蕭何以其才規之於其前惟陳平以其智濟之於其後惟參歛才棄智以休息於其間則亦惟其時而已矣嗚呼安得不以私怨敗國事如參者與之論巖廊之急務乎鍾伯敬云此時章惇擅國紛紜以私怨為報復故治借參而反之

漢文帝論

蘇轍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彊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



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使，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縉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之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疆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為信，吾以為不然。誠如文帝

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或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為天下慮，患而使奸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鼂錯者鮮矣。

漢文帝論

文帝即位二十二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身衣弋絺，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

曾肇



子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  
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  
莫之禁止其說以背本趨末者為天下大殘潘後之  
俗為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躬  
化者果無益於治哉蓋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  
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  
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太方有  
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土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  
山澤鳥獸財賄絲枲泉貨斂轉移以辨其職又為之屋  
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無遷徙之

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衆矣至於愛養萬物  
必以其道故罽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覆巢  
麇獸子初生卵殺胎伐天皆為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  
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  
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  
賤稱其入之厚薄而為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賓  
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為上者謹  
各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內無覬覦於其  
外是以潘倂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內充實  
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耻興之以德義故民從



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惰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殘賊之所以熄蓋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為一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曳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執而未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飾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蓋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天子者耕籍田文帝詔開之務農業衣七絲七皂也賈誼傳身衣皂絲而

斥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衆豈非難哉孟子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非虛言也雖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主哉

文帝論 高祖崩呂氏欲危劉氏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迎代王即位是為文帝

張永

昔者絳侯周勃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為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何如哉雖分國



以王之天下未以為過也狀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  
明爵賞祿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  
於當時何其不旋踵而逐去之之速也或說周勃曰  
代主威震天下久之禍及身勃懼歸相印又召為丞相  
相十餘月上日前白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  
告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守尉行縣勃  
恐常被甲令家人持兵見之後告勃欲反乃下廷尉  
事釋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  
殺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  
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  
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取  
孤囚侵辱困苦僅免於死文帝非昏蔽無智之君何

獨於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  
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  
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  
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羈民也若非優然用兵十餘年  
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驍雄之習豈能帖然  
無毫釐於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  
無異於保姆之提嬰孩如是而能不驕者伊尹周公  
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  
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邀君驕蹇放縱  
之所至而絳侯之迹異於韓名彭越者無幾耳吾亦



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  
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於是曾不如抑遠  
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其驕慢之心全其  
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為愈也然則文帝  
之恩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  
與之而不敢爭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後宮  
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孝宣無負於霍  
光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為戮伏誅夷其族以天下  
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天下之  
人聞之誰不為霍光痛心者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

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賢愚而授之  
官與之財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  
雖欲為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為  
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  
禍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親之也  
霍光無後於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  
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於飽貴臣常禍傷於寵然  
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考矣

漢景帝論

燕轍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



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為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灑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共帝立以前過為淮南相年老病卒鄧通文帝之侍臣也以此通之怨困迫至死文帝病癱鄧通為上吮之我乎通日宜莫加太子景帝時為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饋通有難色已而開通為饋之太子心慙恨通即位通免遂寄死人家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違衆而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諷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義見鼂錯論周亞夫為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

及其為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亞夫以諫忤上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意下獄嘔血死武以平吳楚亂之功驕侈擬天子臨江王榮太子也景帝後疏之王中病熱不日薨榮廢為王二十三歲侵廟壙地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榮廢為王二十三歲侵廟壙地為宮中尉都簿責詔王王恐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景帝兼文帝之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國家無事京師之錢貫朽不可校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為罪不及民故也魯宣公十年經書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杜註徵舒陳大夫靈公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弑左氏  
日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  
舒似女對曰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殿射殺之襄  
公三十年經書蔡世子般弑其君圍左氏日蔡景侯  
為太子般娶于楚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  
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為不恭儉  
者戒也

漢武帝論

蘓轍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  
所眩下不為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  
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一見其利不觀其  
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

亂矣漢武帝即位二年卒末二十闕越舉兵圍東甌  
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  
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  
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  
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恃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  
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  
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太行王恢請擊  
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  
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  
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



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  
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  
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盼韓安國皆知其非  
而追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  
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黠首耗散內  
則骨肉相賊殺戾太子燕 刺王之類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  
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淮南王來朝厚 賂交私及王死  
助相連張湯 爭論竟棄市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韓安國謂 勿擊匈奴  
便恢固言擊之便上從之恢出 兵不擊上怒下走尉恢自殺一人皆罪不至死而  
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武帝論

劉子暈

或曰武帝不冠不見汲黯黯性倨少禮然好游俠任 氣節數直諫武帝太敬禮  
之此足稱者余謂君臣相與在貴以誠心不在貴虛  
禮也武帝以黯為社稷之臣是非不知黯也黯進言  
未嘗一聽畫策未嘗一用弘姓公 湯姓 孫張之阿諛順旨  
皆超躐見用至謂黯為甚意謂黯為不學謂黯為妄  
發卒見斥逐則不冠不見是虛禮也後拜黯為淮陽  
太守欲借其威重以靖寇也黯不受印綬強予之曰  
吾今召君矣此給黯欲令之淮陽也黯居淮陽十年  
竟不召也漢高祖騎項而問周昌高祖方擁威姬昌 走而退高祖逐騎



曰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曰仰曰提狀而見酈食其祖  
樂紂之主也高祖笑然尤憚之為沛公食其始入見公踞林令兩女子洗足食其長  
揖曰欲助秦乎欲攻秦乎公罵曰豎儒天下皆秦久  
何謂助之食其曰聚徒合義兵不  
宜跪見長者公輒洗起衣謝之可謂亡禮矣然其  
計策行其身名顯故高祖雖有慢侮之譏而英雄樂  
為之用者蓋其誠心相與不貴其虛禮也武帝力征  
匈奴主父偃嚴安徐樂引危亡之事諫之甚切帝曰  
公輩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悉拜為郎然征伐竟不  
已又包南山民田為上林苑東方朔陳三不可帝拜  
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兩遂起上林苑蓋  
武帝知受諫為人君之義故不吝爵祿以旌寵之也

然有賞諫之名無受諫之實何益於治乎孔子曰法  
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此之謂也

漢昭帝論

李德裕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  
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上官桀與霍光爭權欲害  
之詐為燕王且書言光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  
罪帝年十四覺其詐  
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  
成王聞管蔡流言觀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  
鴟鴞之詩作矣周公居東三年作鴟鴞詩貽王以自比漢高聞陳平去  
魏背楚欲捨腹心臣平始事魏王咎楚項羽皆不用去歸漢周勃等短之既欲罷之



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人有言季布勇 酌酒難近天子 為大臣文帝引疑賈生擅權紛亂後疎賢士賈誼年 見而罷令還郡二十餘 議任公卿之位周勃灌嬰之屬毀詛曰維陽人年少 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亦疎之不用其議 景帝信讒誅鼂錯兵解遂戮三公義見鼂錯論 所謂執 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 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 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權 酷亦信忠臣之効也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可以痛 矣

漢昭帝論

蘓轍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 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 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日燕王言將軍出都肄郎 都試肄習試習武備也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一事屬 耳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 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上官 霍光令燕王且上書言光罪帝覺其詐親信光疏欲 上官桀等因謀殺光廢帝迎燕王為天子事覺皆敗 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 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 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二年甫及冠



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夫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昔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晉大夫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益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

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每出遊戲勝當衆與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時霍光與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以為安世泄語實不然感感適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光以此益重經術士士蒯聵之事而賢雋不疑不疑為京兆尹有男子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不疑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蒯聵違命由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獄天子與霍光聞而嘉之日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衛太子乃庶太子昭帝兄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



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耶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繼之以馳騁田獵後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譏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昔論三宗論見上享國長久皆學道

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為此霍光之過也

唐宋名家歷代史論奇鈔卷之四終



唐宋名家歷代史論奇鈔卷之五

張釋之論

漢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帝曰從旁對上所問當應亡窮者文帝拜帝曰為上林令釋之曰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辨超遷之臣怨天下隨風靡爭口辨亡其實文帝曰善

蘇軾

張釋之論秦之敝曰其敝徒文具亡其惻隱之實嗚呼文具之敝非特秦之所以患實古今之通患也昔之為治者實未具則文亦不具未能防民之偽則不敢為制禮之文未能約民之侈則不敢為恭儉之文



未能行惠民之事則不敢為寬恤之文以至政教賞  
罰有毫釐之不備誠心惻然務從施惠初未嘗虛飾  
焉故其過人得以議之其失人得以指之見其偏則  
可以矯之使正見其闕則可以備之使全猶按脉治  
病虛實燥濕浮沈無錯銖之不見然後隨其病而投  
之湯劑加之鍼石其不瘳者鮮矣至於末年之敵無  
其實而有其名家挾周孔之書而俗益薄人治司馬  
之法司馬穰直兵法而兵益懦人誦夷齊之清而行益汙人  
負負黃黃帝帝時時共共有有治治聲聲之名而政益亂問其詔令則  
堯舜之典謨也問其典章則成周之禮樂也入其國

觀其朝其文煥然雖治國之時有所不及然徐考其  
實乃與桀紂幽厲同出一轍上以虛文欺下下以虛  
文欺上上下相欺以罔天下雖有忠臣義士欲正言  
極諫亦無所容其味矣欲言任賢則君已先言舉元  
凱凱八元八凱皆舜時才臣矣欲言去邪則君已先言流共共鯀鯀  
矣欲言勤勞則君已先言日昃不食矣周文王自朝至  
于日中長不遑暇于日中長不遑暇欲言厚朴則君已先言茅茨不剪  
矣堯宮茅茨不剪土階三等獵取諫諍之辭而出自言之閉其口  
而奪其氣覆藏潤飾使無過之可譏無失之可指無  
偏之可矯無闕之可脩優然自以為得計必至於魚



爛瓦解然後不能文焉釋之之言誠天下之公患也  
嘗以西漢觀之文宣之世漢之盛也平帝之世漢之  
季也以文帝之寬仁有野不加闢之詔有水旱疾疫  
之詔有結難連兵之詔以宣帝之明決有屯戍未息  
之詔有百姓失職之詔有盜賊不止之詔豈非有惻  
隱之實而不為文具耶乃若平帝之世觀其文辭興  
滅國繼絕世立明堂辟雍休祥喜當作嘉應須聲並作  
而大業落移於王莽文具之害乃至於此後之為治  
者其知所去就矣

論賈山

漢文帝時上書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誅

劉子暈

史稱賈山自下廁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  
戮者以其言正也已上賈山傳贊辭審如是則比于諫納子  
胥諫吳皆不免刑戮者豈其言不正邪君有明暗寬  
暴由其所遭有幸與不幸也

劇孟論孟以俠顯吳楚反時周亞夫得孟喜曰吳楚舉大事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 鄒浩

劇孟匹夫耳吳楚舉大事而不知求條侯周亞夫前知其無能為以為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問其所處則閭里之微問其所為則豪俠之事問其所



與游則鬪鷄走狗務為少年之戲者也昔季梁在隨而楚武為之戢兵楚武王侵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季梁又諫隨侯修政楚不敢伐得臣在楚而晉文為之側席晉大敗楚師文公歎曰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聞子玉死乃喜○子玉楚大夫得臣孟豈斯人之徒歟其若一敵國何也表益曰緩急人所有師古註凡人在生不能無緩急之事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師古註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不以在公為辭師古註或實在家而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季布弟劇孟益與孟通有言罵富人弗與通噫是乃孟之所以屹如敵國者乎何則天下有強弱之勢然非土地廣狹城郭堅脆兵

革利鈍士卒多寡之謂也謂人心而已苟得人心雖匹夫而遂強苟失人心雖天子而浸弱武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人惟一心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夫以三千當億萬以十人當億兆雖垂髫之子保其必敗矣而卒罔有敵於我師則人心之所在其成功如何哉繇是推之若孟之可倚以為重固無足怪者然諾乎緩急之際不疑不倦述不旋踵此高義也人各有心千變萬化而不齊惟高義足以收之使一歸於我譬猶形動而影赴聲發而響隨自不知其所以然者孟母



死送葬自遠而至車千餘乘非其驗耶向使吳楚之君聘以厚幣納以至誠表之二軍之上彼素歸心者且將不期而附焉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戰凡有一長者各為之盡願雖真將軍殆亦未知稅駕之所惟其不求而條侯得之是以三月而破孔璋唐謂以一賢敵七國之衆豈虛語哉嗚呼使孟初能擇術以本原乎聖人之道既成章而達矣既成器而動矣既無所往而不利矣明王委已而任之斯無敵於天下詎止若一敵國而已耶孟子謂伯夷太公曰一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

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所謂無敵於天下者故嘗以焉謂過人之資者成之以道則鬱為豪傑之士成之以非道則蕩為豪俠之士豪傑豪俠之相去邈乎其天地矣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惜孟為氣俗所移而終不克念也悲夫

賈誼論

洛陽人文帝時召為博士時年二十一歲歲中遷至大中大夫誼請改正朔興禮樂絳侯灌嬰等毀之出為長沙王太傅

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



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  
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  
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  
可以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太無道  
之國皆欲勉疆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  
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  
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書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  
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  
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  
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

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  
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  
天子璽而授之文帝周勃立文帝為天子灌嬰連兵數十萬以  
決劉呂之雄雌諸呂反灌嬰等擊平之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  
君臣相得之分豈時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  
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  
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  
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  
下而惟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  
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予屈原作



吊屈原悲鬱憤悶超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  
賦自况悲鬱憤悶超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  
哭泣至于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  
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  
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  
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  
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于州第  
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畧有  
天下之半以此哉符堅見王猛大悅舉異才修廢職  
課農業郵困窮秦民大悅不幾拜  
相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  
之臣則知其有猶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

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賈生論

司馬光

世皆以賈生聰明辨博曉練治體若遭明主當治世  
誠得盡用其道三代可復帝皇可幾不幸黜於絳灌  
疎廢早終可為痛惜愚以為賈生學不純正雖有備  
才任之為治必不效矣何以知之觀其書而知之賈  
生數上疏陳得失云可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  
者六然所謂痛哭者諸侯太疆也以為指大於股胫  
大於要久而不制必為國害夫為天下者患政刑之  
不立不患諸侯之太疆賈生言不見用然終文帝世



諸侯帖服孝景初立龜錯不勝其憤而削之反者紛然響應起不踰時敗亡不救惡能為漢之大害哉所謂流涕者匈奴不賓也匈奴荒外之國與禽獸無殊天下治而不服不足損聖王之德天下弊而得之不足為聖王之功而賈生孜孜愛其叢爾之金絮忘其征討之大費念其區區之禮節忽其勤民之鉅害惡在其為知治體也夫治天下之具孰先於禮義安天下之本孰先於嗣君禮義不張雖徼四夷賓服疆場不聳當如內憂何儲嗣失教雖徼諸侯微弱四方無虞其誰能守之然賈生以此二者列之於後以為餘

事合國家之紀綱遺天下之大本顧切切然以列國外夷為慮皆涕泣之可謂悖本末之統謬緩急之序謂之知治體何哉又曰仁義者人主之芒刃也法制者人主之斤斧也不能以道輔人主鎮撫諸侯緩之以德齊之以禮而欲陳骨肉斷慈惠視仁義為虛器揅刑法為利柄剪周孔之夷塗樹申商之險術繇此觀之所學豈得為純正耶世人不察其所繇之術苟見其材之茂學之博其言曄曄可觀而不得施於世因從而歎之不知夫駸濫刻深非吾黨也夫惟材高而道不正者君子惡之



賈誼論

楊時

賈誼以少羊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技慨然遂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薄。周勃本以織，蓋薄為生業。販繒灌嬰者，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焉足與議哉！高皇帝所以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疎逃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易之，彼其心豈能忍然？憂無愁耶！此讒寡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與有為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

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

州具儀法，誼欲改定制度。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疎矣。漢書註師

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為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與？孔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於



誼右之矣

鼂錯論

文彥博

臣讀漢史鼂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因試論之夫易之乾曰天道也君道也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天地既位君臣之象著矣君臣交濟邦家之治隆矣而錯乃云臣不及君故自親事然則古之聖帝明王安用輔相而致治乎所謂五帝者堯舜為聖之優故仲尼刪詩書則斷自唐虞為萬世法一典之載堯則有命羲和為天地四時之官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則命禹平水土

棄為稷官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為共工益為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皆選於衆而後用其人各任以職且云命曰汝諧慎柬之至也所以百工允釐熙帝之載如此則堯舜果自親事乎仲尼曰舜何為哉端拱正南向而已錯所謂自親事豈非乖謬乎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為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通言好問之裕仲尼云一言幾於喪邦者謂人莫已若則錯之言亦幾於茲乎臣故著論深切以明之庶幾有補益



鼂錯論

漢景帝時錯患諸侯強大請削地為文帝  
郡公卿集議莫敢難既而吳楚七國果  
反以誅錯為名竇嬰  
表登進說斬錯於市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徂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錯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則天下之禍必集于我昔者鼂

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思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五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肩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疆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彼求其名安所



此其所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釋其至安而遺太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表益蓋與錯有卻錯亦說天子斬之未免于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表益之說得行于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表益可得而間哉噫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

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晁錯論

李觀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師息吳王濞吳王濞為反首痛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錯賴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為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後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翦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為逆



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又在夫為計  
 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之名景帝無  
 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其在紆難而  
 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衣  
 益與錯宿不相善况景帝豈不知一臣之不叶而聽  
 偏議是為臣報隙也若宗祧何及鄧公吳遷乃歛歔  
 長悲益為天子之羞爾錯已死鄧公擊吳楚軍還誦  
 上上問問錯死吳楚罷軍不  
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意非在錯始高帝封濞於  
 上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吳以誠東南之必亂高祖立濞為吳王謂曰若狀有  
 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  
 豈若和於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理亂  
 慎無反

也脫使無梁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  
 庶後駭益之內可食吳楚反條侯周亞夫使梁孝王  
 兵不與益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  
 得行如計  
 人人束約各欲傳及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錯  
 日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吾不  
 忍見禍及先為死矣噫史臣班責錯之父不逮趙括  
 之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  
 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趙奢卒趙使趙  
 括為將其母言  
 之趙王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括有罪願不坐  
 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以母前約故卒得不坐  
 晁錯用至忠之畧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



奈其子所善國之大事也且使抱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在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為賊由表盞味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晁錯論

秦觀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為漢用袁盎之謀斬晁錯以謝天下為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

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為師老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車前出若子犯可為善戰理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以異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強大然則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擿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吳王鑄錢煮鹽足國用無賦於民以其子故景帝為太子與吳王濞太子博引博



局殺 招致天下亡命欲為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  
發憤削地以誅錯為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  
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  
曲而漢直故太尉亞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  
也其謀發於袁盎蓋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  
為冤此正樓緩相所謂以母言之則為是以妻言之  
則為妬夫言之者異而其言同也就使盎與錯素無  
毗睚之嫌其為漢誅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奈何  
即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祿山之事  
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

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為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  
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  
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為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  
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  
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卒二萬守關悉精  
銳渡湓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晁  
錯事出景帝袁盎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  
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人主亦不能  
感動天下祇足以危身矣尚能為祿山之成敗哉故  
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為也



石慶論

漢武帝時丞相趙周罷慶為丞相在位九年無所匡諍而巳

秦觀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修法度外攘胡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主而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弘收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為舉首用經術取漢相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故宜收丘鄙人耳為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

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缺陽勝而偏陰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福偏亦生僭兩者無有是謂太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孝景后同母弟故曰肺腑若人之肺為丞相權移入主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懼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克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彊臣弱陽勝而偏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



也當君彊臣弱陽勝偏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  
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  
也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  
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  
過慶欲治近臣所忠九卿減宜上書乞骸骨詔報反  
室自以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後起視事嗚呼此其  
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  
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  
免也弘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  
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

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為幾  
何耶弘與慶為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  
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  
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為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  
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以此獲免  
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  
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  
弘等如發蒙耳淮南王謀反憚黯日好直諫守節死義  
振落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霍光論 受漢武遺詔輔幼主 蘇軾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益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  
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  
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  
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  
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  
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  
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  
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  
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  
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擇社稷託幼子

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  
天下固有能辨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  
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  
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魏司馬懿  
曹爽自為丞相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  
至孫炎有天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猶介廉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  
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  
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荀息是也晉里克欲殺奚  
息將死里克曰無益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  
貳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巳乎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  
人曰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  
公于卓里克又殺之荀息死



史記音 卷之五  
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為取也書曰如有一人臣節斷  
今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  
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定能容之  
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  
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  
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  
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  
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  
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  
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人

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二王武昭而終其身  
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霍光論

陳師道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  
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大伊周是也有是二  
者守而不固霍光是也光取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  
寄黜昏頑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兩弊而十  
數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肩大義  
隣於奪矣宜帝立徵時許氏為后光之婢顯愛小女  
成君欲貴之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  
君為后始許后暴崩吏捕醫効之光又  
聞而大驚欲自發未忍會上下論其幸宣帝知



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矣昭喪而宣立既不能去  
 又不歸政光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聞於太  
 體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禪老胡而  
 著忠孝休屠王子沒入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  
 蔽理之常也不學而能者資也資可常乎夫義有由  
 之者有畏之者由之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  
 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  
 善人也使其學而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  
 婢為妻乎光嫡妻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則除惡於未然光之三失  
 其皆出於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

人之國天下危而後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婚人  
 主與上官以宰相子守關於此庫親同列光長女為上官孫子  
 安妻有女內後宮為皇后父安為驃騎將軍光休沐出乘輅入代決事而慮慮有急而  
 收符璽昭帝崩迎昌邑王為天子光恐昏亂危社稷自太后廢之收其璽組又皆有以  
 過人特其才有能否則兩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  
 或又謂日禪不肯納女後宮上欲納其女後宮曰日禪不肯篤慎如此而  
 光以為后君日禪殺弄兒日禪子二人皆廢為帝弄兒後世大不謹自殿下與  
 殺之而帝心敬日禪宮人戲日禪惡其滯亂而光陰妻為不知殺許后光  
 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禪所及也始光推  
 日禪而日禪謂匈奴輕漢光推日禪為車騎將軍此日禪謝云云又見前註



其智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也

邴吉論

宣帝時為丞相其馭吏習知邊事嘗見  
吉白邊狀豫視邊長吏老病不任在馬  
者斜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云  
云吉執曰士各有所長當使丞相不先  
聞馭吏言何見勞勉  
之有繇是益賢吉張耒

邴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人雲中詔問  
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  
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  
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當急而一時際會於他人  
之力亦可以為微幸謂之真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微  
幸以得譽豈從而見之生恐人之得譴責而不公議

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庄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  
敢以為出已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  
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

龔遂為渤海太守至京師議曹  
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天子問何以治渤海不  
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  
問治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議笑曰君安  
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臣議曹教戒臣也方天

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  
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  
人有昧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  
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邴吉脫宣帝  
於死能絕口不道武帝末平蠱事起宣帝生數月生  
衛太子事繫獄獄吉時為廷尉監見



而憐之擇其保養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上分條皆殺之使者到獄言拒不納曰皇曾孫在相守至天明使者以聞武獨貪丁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帝寤而赦之

李陵論

漢武時李陵將兵擊匈奴久之救兵不到勇急攻之陵日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漢聞族其母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

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

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

漢聞陵降問司馬遷遷盛言陵忠帝

疑遷為陵游說遂下腐刑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禮云

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

所以美狼臆者為能獲其死所

晉狼臆斬秦囚為襄公車右先是先軫黜

之狼臆怒其友曰盍死臆曰未獲死所其友欲共殺先軫臆又止之到是馳秦師死師從之大敗秦師傳

引詩以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廷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

焉及乎兵盡力殫推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

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



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追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誓之耻，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陵答魯武書曰：昔范蠡不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耻，區區之心，而陵竊慕此耳。○案范蠡越臣曹沫，魯臣說並見上。而陵苟免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大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太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况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

答子卿武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効節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苟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司馬遷：人各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



史記卷之三  
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  
不死也夫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  
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司馬遷論

漢武朝太史遭李秦觀  
陵禍下刑作史記

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  
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  
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先黃老而後六經求古今縉紳  
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  
而羞賤貧則非閭里至愚極陋者不至是也孰謂遷  
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

而發有激而云爾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揚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  
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  
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  
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畧於散者詳故以仁  
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  
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下  
言不合輒下吏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贖曰而補  
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為事而天下皆  
以竊資殖貨為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貧無財贖自



賸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以階腐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竊寓之於書，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東吾徑括百里飯，年仲尼絕於陳蔡，蓋悉自況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間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公哲哀字季次孔原憲比權量力，効功于當世，不同子弟子終身不仕白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為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皇令烏氏倮秦時富家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

婦清秦時富家為正婦而密之，為築女懷清臺，蓋言譏考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悉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英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為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倭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况於黃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揚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



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道不為無過若以是非頗謬於聖人焉為子有取也

揚雄論

字子雲好學擬易著太玄經擬論語著法言

蘇軾

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

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黑白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向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為穀柔者為輪大者為楹小者為桷桷之不可以為楹輪之不可以為載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



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為性者。果泊然而無為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高性者。安以其善

惡為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為聖人之私說。不以踈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右稷之岐疑文



王之不勤警懸管蔡之迹而明之韓愈原性論孟荀揚云叔魚之性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鮪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成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秉善乎而稷之性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性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思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茲替叟之舜鮪之禹習非不惡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辨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為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讀玄

司馬光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揚子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為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說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益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余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別為玄易之道夫於天人之蘊備矣揚子豈有以加之適更為一書且不知其為所用之故亦不謂揚子宜為玄也及



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爲玄者賢之書校於易其  
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坎堙適滄海  
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度  
幾乎其可跋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  
溘滓自然曼漶不分略不可入迺研精易慮屏人事  
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槩然後喟然  
置書嘆曰嗚呼揚子真大儒者耶孔子既沒學聖人  
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况其餘乎觀  
玄之書邪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  
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剖其根本示人所出

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毋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  
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茂以易此  
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  
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  
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集之以六經之  
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爲得  
已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  
競也何哉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  
與玄異揚不遵易而自爲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  
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爲曰夫豈者所以爲



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謬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太夏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太道將晦一書辨之不若衆書辨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爲玄解者多矣然揚子爲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未

能盡契揚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終且學焉

唐宋名家歷代史論奇鈔卷之五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9105